

# 泉源

# 本刊

## 我們的信仰

每六週出版一次

加拿大貳等郵資許可證一六五一號  
編者「泉源」編輯委員會  
記：開樹保弟兄  
版：溫城中國基督徒團契  
通訊處：THE FOUNTAIN,  
P.O. BOX 1172,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C 2Y4

遠東通訊處  
香港 香港仔郵局  
郵箱四六八八號 黃先生轉

### 徵稿簡則

歡迎各地信徒投稿。

稿件包括見證、散文、短篇小說、傳記、福音故事、隨筆、屬靈書籍介紹、研經、專題研究、各地基督徒團契通訊、詩歌、譯作等。請避免講道式文章。

一切稿件由編輯及同工以禱告心情來刪改，決定取捨，轉刊、發行單行本，或用作福音單張或譯成其他文字。

本刊不設稿酬。

本刊恕不退稿。  
請以禱告之心情寫作，並為已信未信之讀者及本刊同工於主前代求。稿件最好在二千字以下。  
投稿人請附真實姓名。稿件可用筆名發表，但我們不能刊登隱名的來稿。

● 免費贈閱  
歡迎函索 ●

「祂看見許多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馬太九：36—38）

聖經是我們信仰的根基，我們相信全部聖經每章、每節都是神所默示的。「稱（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馬太十六：16）「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書一：15）

「除祂（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傳四：12）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四：6）

### 宗旨

聯合信仰純正，有同一異象與負擔的弟兄姊妹，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遍地極。

### 注意

如欲轉載或翻印

請先得本刊書面同意。

# 泉源

第十一卷 第五期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二日

(本期出版七千四百份)

封裏

我們的信仰 宗旨 徵稿簡則

2 有甚麼值得做的嗎？

—談「委身」(COMMITMENT)

她們在人羣中

無雲的月夜

從陌地生回來

12 10 9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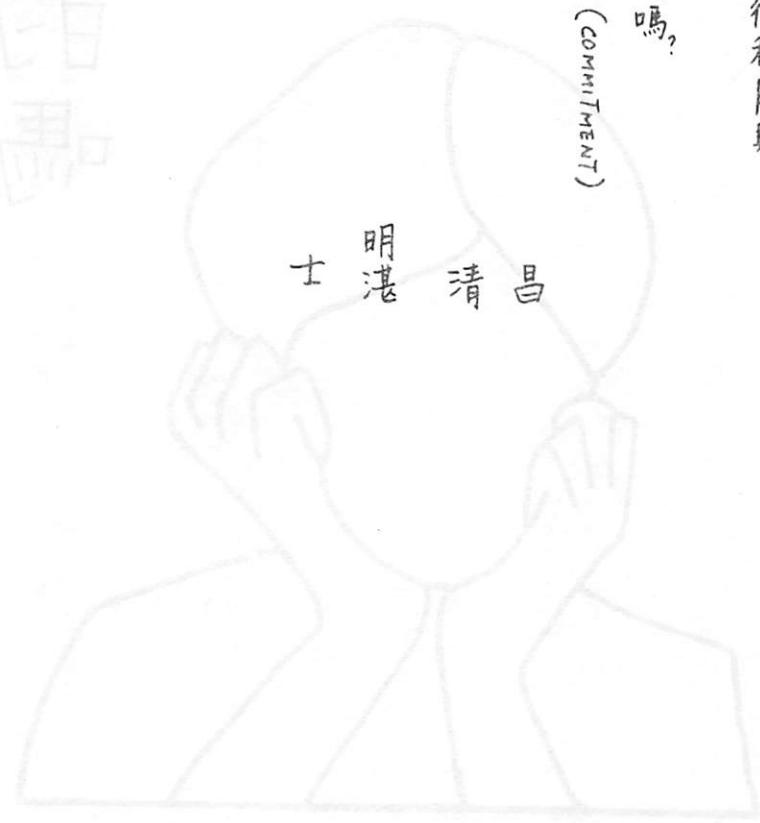
多倫多的一夜

昌清 漢明

士

啟事

66文選  
訂閱



# 有甚麼值得做的嗎？

## ——談「委身」(COMMITMENT)

這天，袁源請來了幾位朋友，開座談會，談「委身」(COMMITMENT)的問題。也許平常，我們很少會用到「委身」這個名詞，但其實我們每天對人處事，都與「委身」的問題脫不了關係。甚至我們的人生觀也直接受著這個問題影響。所以這應該是個富有趣味性的題目。希望以下的座談會摘錄能啓發大家的思想。

□：首先讓我們給委身(COMMITMENT)

趣一直不減。另一方面可以說是爲了前途。

下一個定義——在某一件事情付上很多時間和心血的行動。現在希望每一位說說你們現正參與或擔任的工作。

葉太：我來加己十六年。當他們請我擔

任溫城華僑學校校長時，自己這樣想：兒女在外地接受外國教育，

安：我在會計師樓的工作是去替客

戶核數，處理一些稅務問題和翻

譯一些稅務文件。至於我為甚麼會選擇這一行，一方面我覺得它頗有趣，這些年我在這方面的興

何：首先我要說：我今次參加座談會的工作，而且是義務。華僑學校又沒有經費，我仍然接受這職位。最近向加拿大聯邦政府申請補助金，獲得了六千元。有了它，便可以給教員們車馬費。

安：是以私人名義，不是以學生會會長身份來參加的。我放了很多時間在讀書方面，這是最主要來加拿大的目的。但今日，我準備講



及中國同學會的事。至於：我為

甚麼要參與同學會和擔任會長呢？因為最初來到的時候，全賴同學會派人去機場接我，帶我去找屋子和幫助我辦理註冊等事。

後來我加入了同學會，發覺也有

用得着自己的地方。再者我希望藉此訓練自己。因為自己還是

學生，而我覺得入了大學不只是

讀書，也可以學做人，學做事。同

學會做事有一點好處，就是責任

不大，同學不會太追究。同學會

一年只有一次會員大會，大會之

後，做甚麼也沒有人理會。但就因

為這樣熱心的人很少，找人做事

很困難，而且有很多人不是一下子

便推辭，要你當日給他電話，看

看，他有沒有空。這樣很難預測。

適當的人數，所謂「心腹」只有幾個。

而且有些人叫他搬椅子還可以但

要他負責佈置整個禮堂，他便

不會應承。

陳：我現時唸研究院，所以大部分時

間都放在讀書和做實驗方面。

至於我為甚麼在大學畢業後再

唸下去，根本自己也不清楚。最大的

原因都是為了興趣。另一方面覺

得每個人都有一個崗位，一種責任。

要員，一直唸下去是二種好的訓

練。同時研究亦是訓練做事有系統有計劃的一種方法，一種比較大的嘗試。至於擺在前面的路是怎樣，根本不知道。

□：據我所知，你也有參加其它的

學院校成立時，確很需要人手。當時有幾個人問我可否幫忙，我的

興趣也比較廣泛，況且自己又有空，想去做事有意義的事，所以也就參加那裏，執教了兩年。

陳：我們已聽完了諸位談及現在參

與的工作。或許我們說說！其實

我們剛才也有說及所遇到的困

難。做這件事的快樂是在那裏，

有否不高興的地方。也許我們拿

自己的經驗來說一下。

安：你是指讀書還是工作……

□：我想是我們將最多時間放在那

方面的工，我們可以從所經歷到

的拿出來講一講。

何：如果請人來幫忙，他們立刻應允，便

會很高興。去年有一件事本來四

五人便可以做得來，但當時真來

了十多人，眼看工作很快做完，當然

盡責的合作，便感到高興。

□：何君，你有沒有嚐過當長遠和最終的目的能達到時的那種快樂？

□：可能會是比較抽象一些。

□：何：增進同學福利和中西文化交流。

□：你認為如果能做到這兩件事，就會很高興，對嗎？

安：我在工作上的苦與樂是要看上

司對我的印象。做錯了，怕會留下

一個壞印象。不過，若能準時或提

前辦好一件工作，老闆稱讚一句「Good boy！」便不禁鬆一口氣。晚

上修課程的辛酸、喜樂和所有學生一樣，考試合格自然高興。但：

收到厚厚的新考資料，便知不妙。

□：或者葉太可否講一講。

葉：如果說到我們華僑學校的困

難，開始時，第一是沒有經費，第二是沒有校址，而第三是沒有教

師。當時實際上可以說是茫無頭緒的。雖然是有困難，我們亦

有收穫。現在辦了一年多，不但單只

學生、家長反應良好，就是連外國人也認識我們。雖然經過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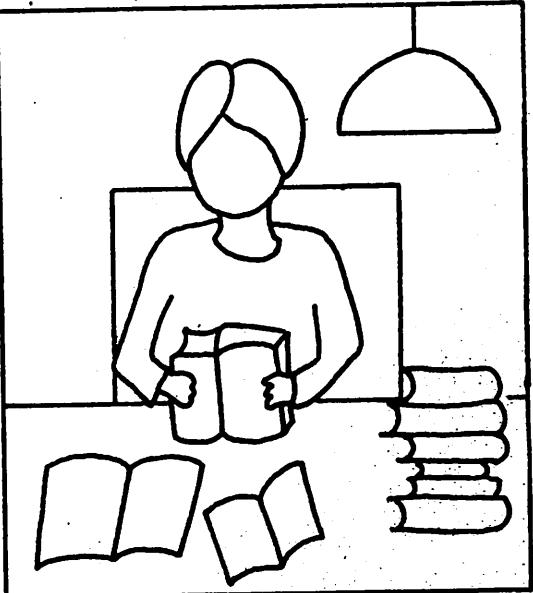
一些他們有興趣聽的東西。假若他們失了興趣，父母也很難強迫他們。

而這裏的孩子有很多其它的活動。

葉：在我來說，每做一件事之前，一定有一個目標。假如你為自己立了一個目標，或者為一個團體立一個目標，而它是正當的，是值得去做的，有甚麼困難你都應當去解決，不可以因有困難而半途停下來。如果中途停了的話，即表示你不這個目標根本是空中樓閣。假如是一個切實的、有意義的和值得去做的目標，我相信即使有更多的困難，辛苦些，也一定可以達

到。

你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在於怎樣去適應他們的興趣？



陳：我最高興的是可以保持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教他們怎樣運用中國語文，讓他們日後自己有興趣，就自己去學習，不用人從旁教導。

這是個人的目標。

我們都聽過在座每一位談到自己的經驗，現在想討論一下，既然我

們有那麼多苦處，為什麼我們還願意去做呢？幸運的，所得的滿足是大於困難，但通常我們的困難是很大，而做的時候卻不是那樣快意，但我們仍然去做，那是為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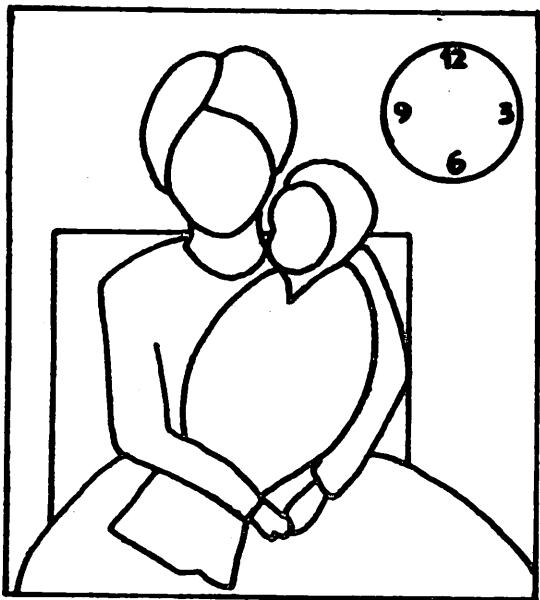
安：因為無論你做甚麼事都有困難，另一方面，快樂是做事的三合一，最少，而最多。

陳：至於在教育方面呢？我是指你在中文傳教院的工作。

陳：當義務教育員方面我是盡自己的時間去備課。現時我所負責的是文化方面，講一些歷史的情形，因為學生程度參差，只可大略講一

葉：在我方面就沒有這個情形，因為我結了婚，一直在家裏煮飯、洗衫、照顧孩子。既然兒女已長大了，在讀中學了，有機會讓他們照顧自己，我就可以出來多和一些人接觸。如果說是逃避，就是逃避家裏的四邊牆壁。我出來做事是沒有薪金的。了我的長遠目標，仍繼續下去。

安：我個人來說並沒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做這些事情，有否想到工作的果效可以維持多久？譬如拿葉太的情形來說，她希望學生可以一直認識中國的文化，但有沒有想到這個可以維持多久？

葉：他們所接受的只是課外的一種知識，我們希望盡量提高他們的興趣，保持著不致中斷。

□：葉太的意思是即使我們不可以保證能達到預定的果效，但我們仍然要做。其他人對這方面有沒有補充？

安：我想如果達到了目的，初時會很高興、很興奮的。但過了不久，就會再定下第二個目標。

安：我認為如果達到了目的，初時會很高興、很興奮的。但過了不久，就會再定下第二個目標。

陳：我並不太明白問題的意思。你指像孫中山先生，他本來是唸醫科，為甚麼不去行醫而攬革命？對嗎？

陳：我會看環境，如果這件事轉變得很急，需要人做的話。

□：現在我們每個人起碼都做着一些事。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一旦

□：假設現在我們有一件事情比目前所做的更好，更有持久效果，而更可以滿足我追求真善美的心，我們會怎樣做？會不會放下現在做着的？

安：我一定不會放棄，因為在做着一件事時，不可能中途放棄。唯一可能是再抽一部份時間出來做。

安：我認為或者你可以同時進行，但每個人對所做的事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我突然發現一件比目前所追求的更有意義，我相信我會轉移目標。但是否一定要放下目前所做的事，我認為是不一定。

可能我會設法去分配我的時間。如果我認為那件事是比較重要，我會花多些時間。如我發現我所追求的是毫無價值的話，我甚至完全放棄了它。

陳：我想這是關於個人的目標。如果把目標放遠些，就不會做完一件事就沒有了目標。譬如取個位，買車買屋，有些人得到這些便沒有人生目標了。但如果把目標放得高些，就不會沒有事做。

□：這樣說來，是否不會有人不投身任何事呢？

葉：要在乎是對外還是對自己負責。有些人做的事會影響很多方面，而有些人所做的事只關係個人。但不可能說後者是沒有事做，無所

所做的沒有了，我們的生活態度會是怎樣呢？

葉：對我來說沒有影響。

寄託的。

□：剛才我們講到短時期的委身

(short-term commitment)，認為始終有

此需要，但我們不能否認事實上

有很多人沒有真正的委身，為甚麼

會有這種人呢？

葉：很簡單，這些人沒有責任感，對

任何事根本都沒有興趣，亦不

會去獻身。他們敷衍做一些事，

好得有資格去領取失業救濟金。

那妳認為是甚麼原因？

葉：那些人根本沒有做人的目標，可以

說是逃避現實。

□：會不會他們找不到目標，還是他

們完全不想去找呢？

華：中國人講「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人

之初，性本懶，亦是一個問題。任何

人不用教他，也會偷懶，這是與生

俱來的。

□：教育有沒有關係呢？

葉：一般教育是發掘人的優點，改良

他的缺點，但因為人的本性是懶

惰，自私好享受的，我並不說這

是錯的。但人如不能培養自己

的優點，而只隨從他的惰性，他

以後就會懶。譬如現在很多人  
要取失業救濟金，是因為出外做  
事，要看老闆面色，又要工作做得最

當，尤其是在外國的社會，福利辦  
得太好，人容易墮落，不求上進。

陳：我覺得這是個人與社會的問題。

陳：看你是為誰。譬如希特拉顯然  
是拿種族來講，認為德意志

民族是最優秀的，跟美國的

三K黨有甚麼分別，只為德

意志人民為白種人的利益，這些

是便去偷、搶和欺騙。

陳：他們不去做工，這是個社會問題。

陳：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態

度當為是社會問題，不能作為

我們今日要來的答案。為甚麼

他們會這樣呢？

何：這個問題太深入，要另外研究。

有些人都認為即使他奮鬥過，仍

不會得到甚麼，便不去奮鬥而

且他又可以領到失業救濟金。

我想問問，是否投身一件事上，

不論那件事是怎樣，總比不委

身好呢？

葉何：我同意這種講法。

陳：委身的範圍狹窄些……

□：或者是獻身(獻身)？

陳：或者做人的目標，如無目標，無方

向。*Yield nothing.*

二、遠東讀者訂閱《泉源》請將

來信直接寄往溫哥華地址，毋

需經過遠東通訊處。

希特拉的情形又怎樣，他有理  
想，亦有實踐，你們覺得怎樣？

陳：看你是為誰。譬如希特拉顯然

是拿種族來講，認為德意志

民族是最優秀的，跟美國的

三K黨有甚麼分別，只為德

意志人民為白種人的利益，這些

目的並不正確。

□：換句話說，並非投身於任何事都

好，無所事事的人，頂多是取失業

金，但如像希特拉或三K黨，人情

形更壞，其實委身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在乎所委身的

是甚麼，也就是那件事的好否

與價值是怎樣。

# 她們在人羣中

昌

有些人將青春放在學業上，  
有些放在職業訓練上，  
有些放在愛情上，

有些  
三：

有兩位年青人，將她們的青春放在  
在一羣陌生人當中。

「每一個年青人都有很大的抱負，很多

的梦想。記得年青的時候，我希望當

一名護士，對社會人類有點貢獻。」

靜坐在教堂的一角，聆聽着剛從雷城來的郭志苗述說她與陳慈恩於四年前先後在高棉及台灣的宣教工作。

她們兩位都是年青人。郭志苗畢業於香港建道神學院，陳慈恩畢業於加拿大聖經學院，但兩人竟撇下一般年青人所追求的理想及慾望，而願意投身於當時炮火連天的高棉首府金邊作宣教工作，對於找這個年青學子真是難以體會。或許郭志苗的話很對：「假若我當了一名護士，我是可以照顧人的身體，救人性命，但我不知如何去幫助人生活得更有意義。當一名宣教士，我的責任就幫助人尋找一個有意義的生命，我感謝神給我這份工作。」

兩年半前，當我來北美唸書時，心情真是不好受——鬼鬼祟祟，不習慣這兒的生活及沒有熟悉的朋友，想起他們初抵金邊也是一樣的難受。郭志苗說：「做一個宣教士不錯，有它辛酸的一面，因為到一個自己完全不認識的民族中來工作，你會過着孤單的日子，特別當你不認識當地的語言的時候，你會感到灰心，甚至有被遺棄的感覺。」

因高棉的戰爭當時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這兩位年青人在出發前遭受到家人強烈的反對。陳慈恩述說當時的情形：「當我決定去高棉的時候，家人反對得很厲害。我的婆婆起初用緩和而消極的方法說若我去了，就沒有人陪伴她，後來見不能動搖我，她便以死相脅來反對，當時我真不知怎樣。」郭志苗又怎樣？當我向家人提出要往高棉去的時候，想不到父母反對得很厲害。我的父母是基督教徒，他們十分熱心，勸別人的兒女去作傳道人——但不是他們的女兒。母親說：「我美的要去就會將我的護照及機票燒掉，她說：『我不想白頭人送黑頭人。』別人都從那裏走出來為何你那麼傻要走進去？我父親更用沉默的方法來對付我，他

有半年的時間不跟我說一句話。我與他說甚麼他都沒有反應。我那時祇有深向神呼求。

結果怎樣，郭志苗回憶說：感謝神，當我們離開機場的時候，我們的父母都來送別。當我從高棉回香港時，我的母親說了一句話，她說她認識到人的保護實在有限，而神的保護，就是最可靠的。當我在她身邊，她可以保護我，但當我離開她，甚麼也不能夠做。這種感受，深信祇有經歷過的人才可以明白。

在高棉，這兩位年青人更深切體會到生命的價值。且看她們怎樣描述那段日子：在高棉的時候，我們學到一件事，就是為我們的生命而感謝神，因為我們日夜都是活在炮火底下，我們住的地方是教堂，教堂後面就是參謀部。我們不知道是我們保護參謀部還是參謀部保護我們。門窗都震動，當炮火頻密的時候，我們更幼稚得不敢穿睡衣休息，恐怕穿着睡衣被炸飛不好看。我們又將護照放在手裏，當炮彈屬害的時候，我們便本能地抓着那張護照。這似乎是很傻的想法，因我們想：即使我們被炸飛，別人也知道我們的身份。

可以通知我們的家人，乍聽之間，你或許也笑起來，但今天在這個太平的北美的地方，有多少人可想像得到烽火中的生活是怎樣的？而她倆所付出的又有多少？我們又看看她們怎樣描述當地的人對神救世人這信息的反應：「高棉出產很多寶石，而寶石的開鑿是操縱在當地華僑手裏，當我們去探訪一些華僑的時候，竟有一些婢僕來服侍我們，可想而知他們的生活是多麼舒適。但因為生活太舒服，沒有缺乏，人的心裏不願意接受神。然而陷在戰火裏，人就發現錢財不能給他們生命的保障，而他們所敬拜的偶像亦不能給他們平安。人才開始領會到神給人內心的安穩，我們不用再去邀請人來聽道。有時更因為所有的通道都站滿了人，而逼得將教堂的門關閉。我們禮拜大眾集，由早上八時至下午六時，而參加的人並無減少。當時，我們的交通工具，都是步行，因為整個高棉祇有兩間華人教會，有許多人都是從很遠的地方冒著生命的危險步行來聚集。有一次，一位老婦人帶著孫兒從鄉間步行來聚集，但突然遇到炮彈爆炸，她的孫兒在她

前面當場炸死，而這老婦在傷痛之餘仍抱着她孫兒的屍體來聚集。她對聚集的人說：感謝神，仍然有機會到教堂敬拜。因她不知道還有多少個禮拜天可以坐在教堂裏聽道。聽到這裏，我的心也不禁酸起來。

她們在金邊祇逗留了七個月，便被美國領事館下令撤離。不久金邊就淪陷了。當她們要離開金邊的時候，送別的人握着她們的手說：儘管他們也不能一同離開這烽火地，仍要謝這兩位年青人帶領他們認識那位永不改變的神。

陳慈恩、郭志苗後來又到台灣的台東作宣教工作兩年，她們又一次經歷到在異地工作的艱辛，但多過一次困難，又使他們多一次體會到獻身的喜樂。雖然作宣教士有它辛酸的一面，然而當你認識到那工作的價值，又願意回應的時候，那種喜樂的滋味真是很難形容。

現在這兩位年青人在雷城的加拿大神學院進修宣教學。她們不知道進修完後會到何處繼續工作，但這又何妨？更遙遠的地方，她們都準備去。為了神，她們願意把生命獻給更多更多的陌生人。

前面當場炸死，而這老婦在傷痛之餘仍抱着她孫兒的屍體來聚集。她對聚集的人說：感謝神，仍然有機會到教堂敬拜。因她不知道還有多少個禮拜天可以坐在教堂裏聽道。聽到這裏，我的心也不禁酸起來。

心境歸回最明淨，從而想到生命更深的  
含義。

我們不甘作現實生活無聲的階下囚。  
為了母國，我們的血仍能夠沸騰的。但  
或許在永恆中，我的民，我的同胞所需要  
的，祇是美好、茁壯的山河，而更是生命  
的歸宿。



# 無雲的月夜

清

今夜正要躺下牀，冷不提防，迎着窗外無  
雲的天上明澈的，靜靜的月。

深邃的夜空，皎白的月，幾年來，也記不  
清多少次就在這樣的晚上入寐。

愁了一！為了那感情悲愴，是有点做作。  
——

幾年了，楓葉不是一再落下了嗎？一片  
一片的楓葉也曾給自己帶來過一次一次的  
歡愉。在高等學府的牆垣內，可以繼續  
學問追尋的夢想。哦，這裏有無際的大平原，有奔放的河流，有自由的生活。

但這裏，不是我的家鄉。

而海那邊住着四百萬人的小島，也不

是。  
但今夜窗外無雲的天上，本有著明  
澈的，青靜的月。這樣的月色，便使人的

平房……

讓時光倒流世四十年吧！我們便可以有  
家國，可以用行動去奉獻自己的青春。

他們抬着頭，擣着，像渴望要得着甚  
麼。他們正需要得着生命的歸宿。

今夜正要就寢，就迎着窗外無雲  
的天上明澈的，青靜的月了。

除了方帽子，結婚進行曲，寶格老

# 從陌地生回來

杰平：

從陌地生回來總有點悵然，自己也分說不清那是因為戀戀不捨您們校園那份湖光水色呢，還是感到我們那次一見如故的談話有些意猶未盡，也許兩者各佔一半吧！您不知道我在這兒跟朋友提起陌城湖水的秀麗時有多興奮，我說我從威斯康辛州患了單思病回來可一點沒有誇張，那深情而綽約的湖水幾乎要觸動到我的夢中來，可不知現在暑期班開始以後，那在湖畔的學生中心是否仍舊洋溢着那股渡假似的悠閒，但願那兒的熱鬧沒有給您帶來工作上的不便才好。

同樣令我不能忘懷的卻是您對生命那份叫人得着鼓舞的認真。那次我倆在您家附近漫步時的話題更是印象深刻。說真的，現在想來，我似乎還可以呼吸到那次傾談的熾熱和激動，這一刻又彷彿看到您那臉龐，那燃燒着對國運

對同胞底關切的臉龐……



還記得嗎，那天我們並肩走在讓午陽投了滿地樹影的街道上，您用低沉而堅定的語調告訴我，您再唸一年，取得了學士學位後便要投身於中國人的社會中，給他們做點事。這些話多有意思，那道過了佈滿幢幢樹影的眼鏡片的眼神，清楚地說明您的無偽。聽着我深深地感到一陣由衷的欣悅，畢竟中國留學生也不盡如於梨華筆下所寫的只是一味的逃避啊！儘管您沒有很具體地解釋您要怎樣發揮您作為中國人一分子的力量，從您的談話中，您顯然盼望從政治和社會制度方面着眼，進行革新，對嗎？我想作為中國人，誰也不會反對我們的同胞在物質和精神生活各方面得到改善的，然而我們該採用甚麼辦法？是馬克斯主義嗎？從您對人性的認識和現實的例子，您總不至於忽略這主

義本身所犯的對人性估價過高的錯誤吧。人類自私和好逸惡勞的本性似乎令馬克斯的烏托邦無從實現。是資本主義嗎？廿世紀西方社會的價值系統漸於破滅邊緣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您總不會願意我們也步其後塵吧？那麼……我是向您澆冷水嗎？不，杰平，我只是希望您可以切實地想一個比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更基本更直接的問題——改革生命。

記得在踩過了許多凌亂、斑駁的樹影後，我們不是談到信仰嗎？那陣子，也不明白我們怎麼可以暫時

捨棄那屬於青年人對理想的激情，我們也許讓陌城

街頭那派死寂蝕進了心靈吧，在沁涼的微風中，我們

冷靜地談到了生命的本質。您說您在尋索着，然後，您

補充說，您要力求客觀。我當時不是一個勁的點頭，表

示欣賞、贊同嗎？真的，這既然是我們生命的問題，我們

怎麼可以不選擇呢？您說從您所認識的基督教徒身上，您

看不到主耶穌的樣式。對那些盜用教會名義而自利

的人，您很不值他們的所為……我還待要說甚麼，我的

同學家驥卻走來拉我看烟花去了，不過那時您也得

預備上班工作了，我多麼不寧願這樣便結束那次的

談話，不過和家驥他們預先約好了，卻也不好叫他們

掃興，您是明白我的，對嗎？您在分手時的微笑的確叫我放下心來。

其實我當時寧告訴您，與其通過別人的眼睛看神，

何如直接地用自己的生命去體認祂？而且我所認識的神比您比我更關切人的命運，但祂曉得人的無助不是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完善，更不是缺乏政治理想，而是因為生命中的罪。於是祂聖徹底的改革——給我們轉換生命——藉著祂兒子贖罪的犧牲（為要讓人明白祂愛人的心意和罪的可怕），叫凡相信祂的都得着豐盛的生命。所以，我記得那天我曾有感而發，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信仰並不是心靈的寄託，而是生命的實踐。您同意嗎？

當您接受了神所賜的新生命以後（我衷心地希望這會很快實現），您再思念到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國家時，我想您會有一個嶄新角度的遠視，那時您一定會同意說，我們要進行的改革該從生命入手，我相信。

溫城八月仍是一派仲夏的景象，朗澄澄的藍天不時飄着兩片白雲。我於是又憶起您們那兒那蕩漾着蕩漾着的湖水和載浮載沈的一個個白帆，而在波光帆影中，卻往往有著您底誠摯而憨直的面孔和那灼熱的眼神……

多願意我們可以再來一次，兩次以至無數次那樣深入的友談，有空來信聊聊啊！

祝好！

明湛·八月溫城

—11—

# 多倫多的一夜

士



COFFEE是唐人街的站，前一站該是

前。

COFFEE志昌坐在南行的地下火車車廂內盤算着。到多倫多市，他還是第一次。若不是表哥結婚，他也不會從遙遠的溫城飛來渡週末，也沒有機會

順便在這個星期日的傍晚探望國華。志昌在COFFEE站下車，回到地面上後

還要搭上好一段路的巴士，不過國華的地址尚不算難找。

志昌實在很想與國華見面的。他倆不算太要好，但中學時的國華很喜歡思想。志昌曾經和他談人生問題，談到信

神。國華那時說願意去想，但沒有信。唸完中學後，兩人都來了加拿大升大學。國

華去年剛畢業，還結了婚。志昌繼續唸碩士學位。唸大學時，兩人間中有通信。

志昌一再提及信神的事，起先國華仍願意在信中與志昌討論，但這年來，國華就是寫信也避開不談信仰問題。祇說生活很忙。

是這幢大廈了。志昌下了巴士，有點興奮。國華瘦削白皙的臉容彷彿就在眼

十樓，按過鈴，開門的是位廿來歲長髮輪廓端整的女孩子。

「啊，你是不是國華說的志昌？請進來。我是他太太蘇珊。」長髮中間綻開了笑容。

志昌迎上來的仍舊是那麼削白皙的臉，沒有變。

「這裏不太難找吧，你胖了些呀！坐呀！這是太太蘇珊。要不要喝些什麼？可樂好嗎？蘇珊給志昌倒一杯吧！」連串熟練的客套話，太不像中學時率直而不善辭令的國華。

「國華，也有四五年沒有見你了，想不到今次有機會來探望你。」

兩人坐在綠絨沙發上。蘇珊遞過可樂，便在國華身旁坐下。

「我明早要搭機返溫城，所以今晚無聊，便在國華身旁坐下。

「真難得。你的碩士還要唸多久？有什麼打算？我在多倫多總算有運氣，唸工程，現在的薪金還過得去。呀，門鈴響了，我有另一位朋友來探我。」

進來的是對年輕的夫婦。丈夫廿七、八歲左右，光滑齊耳的短髮，黑胖的臉，鼻樑上一副金線眼鏡。太太梳着一個髻，是個典型的家庭主婦的樣子，抱着一個大約三歲的白白胖胖的小男孩。

「讓我來介紹，這是陳志昌，我的老同學。這是大衛吳，吳太太。」

寒暄幾句後，大家都在沙發上坐下來。

「大衛是我的同事，時常來找我聊大約。」國華忙着介紹一番。

「陳先生在溫城有沒有中國菜吃？」這裏的唐人街真是越來越熱鬧！今天中午你有沒有上茶樓，萬寶及漢宮的點心最出色，但必定擇得水池不通，簡直像用不着付錢似的！」吳大衛顯本着他們健談。志昌跟着答訕了幾句。

「國華，買屋方面進展得怎樣？」吳大衛帶着關切的口吻似的。

「前幾天去 TOURNAMENT 舊參觀過一些 TOURNAMENT，五萬元上下，也不錯。客廳似乎快一點，樓上三個房間還

像樣，但車房差不多佔了土庫的一半，剩下的面積所以便細小得多了。附近都是頗富有的家庭呢，總比西區住滿了意大利人和黑人好得多！」仍是中學時那溫文的語氣，但他現在談的不是中學時那堆人生問題。志昌望着吳

大衛大婦不倚在吳太太身邊，吹着指頭的胖孩子。今晚他能否有機會再和國華談到神方面？

國華轉過頭來，嗯，志昌，我現在也買起屋來了。這邊的屋價相信一定比溫城高多了。TOURNAMENT 在這邊很盛行。獨立屋貴得很，又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整理花園及屋子。在大廈居住又不及自己一家佔一間屋好，所以便想到買 TOURNAMENT 居住。

「我的獨立屋真是要我的命！」吳大衛像是捉着了很好的話題似的一邊說，一邊用手指加重說話時的語氣去。

「國華，買屋方面進展得怎樣？」吳太太說，「他這件小白衫在那兒買的？多漂亮！」吳太太話裏帶着得到稱讚的滿足感。

「汗，在土庫用木板來間隔房間啦，把地板上漆啦，簡真是活受罪。整個夏天就這樣給踏破了。國華還是買 TOURNAMENT 好多了。」

吳大衛的語調及笑容不像是在訴苦，卻像在炫耀什麼似的。志昌自忖也許沒有機會與國華單獨傾談了。

「嘩啦一聲，吳太太的孩子把几上一杯橙汁翻倒，橙汁直灑在地氈上。

「喲，小明真頑皮，蘇珊真不好意思，地氈全濕了。」吳太太一面下意識地握着小明的雙手，一面陪罪。

「不要緊，不要緊。」蘇珊大方地笑着，從容地拿布來在地面上揩抹。

「孩子真趣緻啊！」志昌見小明生得俊美，又有雙靈透靈透的眼睛，便笑着讚了一句。

「那裏是頑皮得很，整天都得看著

他呢！」吳太太話裏帶着得到稱讚的滿足感。

蘇珊擡着小明的衣袖問起吳太太來。

「有了孩子，家裏總是比較熱鬧些的，不用那麼清靜。國華，什麼時候養孩子呀？」吳大衛故意高聲地說，彷彿要各人都聽到他的話。國華沒有回答，只管微笑。

「我煮了紅豆粥，快好了，你們都吃了才走吧！」蘇珊笑着說。

「嗯，瑪莉上星期去國華去釣魚，釣到一條三磅重的

PICKER」放在冰箱裏來，教我怎樣去泡製，我們打算這一兩天煮來吃。

吳太太便抱着小明跟蘇珊到廚房去。吳大衛說了幾句什麼自己是釣魚能手的話，也連嚷着邊跟進廚房去。

志昌，我帶你去看看露台。國華站起來。

志昌有點緊張，或許國華有心底的話跟他說。

從露台往外望，儘是一家家的燈火。

暗朗深藍色的夜空點綴着繁星。

國華和志昌倚在欄杆上。半晌，志昌正待開口，國華卻先說話。

「志昌，照我看來，你唸完大學是應該有出路的，如果中部機會不多，將來可試

試來這裏碰運氣。其實你那時唸完

學士，能找到工作的機會很高，不過可不能你喜歡讀書，我就不會唸下去了。

畢業後，工作了年多，生活也算安定，也很滿足了。」

國華說話時很輕鬆自然，毫不像另

對他說。

志昌聽後，片刻，正準備問國華現在還有沒有想到神，想到生命的問題。

「喂，你兩位！」吳大衛不知什麼時候走出露台，一隻手搭在國華肩上。室內也不知何時播起了輕音樂。廳中還傳來

小明尖細的咕嚕咕嚕的聲音。紅豆粥好了，你們進來吃吧！」

國華轉身入內，志昌祇有跟着。

吃粥時，吳大衛很高興地直談着他

在工作時怎樣艱難而老闆也不知道。

國華告訴志昌他公司的工作時間表。

每兩週的星期五他是不用上班的，而他多是和三兩朋友利用這額外的假日，駛車到市外有多哩的地方去垂釣，

故此釣魚技術漸漸變得棒了。

吃罷粥，晚了，志昌因為在另一位朋

友家裏寄宿，要先告辭。

「下一趟到多倫多一定再來探我啊！」

搬過屋後我再寫信給你。國華握着志昌的手說。

國華像許多人一樣，已感到很滿足了。他遇的那種生活，與「神」、「敵罪」、「永恆」的生命的念頭格格不相入。現今的國華，不會再去想到生命的意義，不會想到去接受神，經歷神在人生命中的帶領和保守。他像許多留學生一樣，最後在北美中產階層中找到了一個位置，安歇，消失在人海中，再看不到永遠的事物。

志昌感到一陣算酸，跳上了巴士，他空回到地下火車站去。從「DOWNTOWN」站乘坐地下車，北行的第一站該是「BLOOR ST.」，第二站是……這實在是一個大城市，人很容易會失落。

日期  
Date \_\_\_\_\_

# MY DECISION 我的決志

Please pray for me and correspond with me. 請為我禱告，請與我通信

- 我不是基督徒，但希望進一步認識基督的真理。  
I am not a Christian, but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Jesus Christ.
- 讀此刊後，心受感動，我願意信耶穌，接受祂為我救主。  
My heart is moved after reading this magazine and I would like to receive Jesus Christ as my Lord and Saviour.
- 我是基督徒，讀此刊後，心中受主愛的激勵，願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主，  
求主帶領我一生。  
I am a Christian.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and trust that He has a plan for my future.
- 我是基督徒，但曾冷漠，現將自己重新奉獻給主。  
I am a Christian, but I have turned away from God. After reading this magazine I would like to rededicate myself to the Lord.

Sex: M. <input type="checkbox"/>	F. <input type="checkbox"/>	Education: University <input type="checkbox"/>	大學 <input type="checkbox"/>	High School <input type="checkbox"/>	中學 <input type="checkbox"/>	Others <input type="checkbox"/>
性別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input type="checkbox"/>	學歷	大學	High School	中學	其他
Age: 10-20 <input type="checkbox"/>	21+ <input type="checkbox"/>	Occupation:				
年齡 十至二十 <input type="checkbox"/>	二十以上 <input type="checkbox"/>	職業				

How I made my decision/ My opinion about The Fountain:  
我決志的經過 / 我的意見：

我是基督徒，樂意在此事工上有份。附上獻金  
I am a Christian, and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is work of God. Enclosed is  
元為「泉源」經常費用。  
\$ \_\_\_\_\_ for Fountain General Fund. (Make cheque payable to THE FOUNTAIN.)

NEW REQUESTS (Please use postal codes.) 「泉源」免費訂閱表 (請用郵政區號)		
Name 英文姓名	Address 英文住址	# COPIES 數量

Please put (NC) after name if he or she is a non-Christian.  
如以上為非基督徒請於姓名後加註「未信」二字。

郵票  
STAMP

THE FOUNTAIN,  
P.O.BOX 1172,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C 2Y4.

PLEASE PRINT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清楚:

SENDER 發信人:

Mr./Mrs./Miss  
英文姓名

姓 Last Name      名 First Name

ADDRESS  
英文住址

- 新訂戶 (以一年為限)  
new subscription (for 1 year only)
- 新住址  
new address
- 取銷訂閱  
Stop sending me The Fountain.

POSTAL CODE 郵政區號

月訂戶更改住址或取銷訂閱  
務請退回住址貼條。

For change of address or to cancel  
subscription current subscriber  
please attach address label here.

郵票  
STAMP

THE FOUNTAIN,  
c/o Mr. W. WONG,  
P.O.BOX 4688,  
ABERDEEN POST OFFICE,  
ABERDEEN,  
HONG KONG.

遠東讀者請用此通訊處。

Far East readers please use this address.